

## 清代扬泰弹词形成与流传考述

钱 成

(泰州师专历史文化研究所,江苏 泰州 225300)

**摘要:**清代随着苏中扬泰商业经济的繁荣,平民气息特别浓郁。为适应市民文化生活需要,通俗文艺的发展更胜以往,评话、弹词等曲艺形式不断繁荣与兴盛。扬泰弹词是用苏中方言说唱的一种曲艺形式,是本地区流传的主要曲艺形式。但对于其形成原因与时间、传播途径、主要剧目与代表人物以及“扬泰弹词”的泰州地域元素等关键问题,学术界却长期未见具体考述。

**关键词:**扬泰地区;弹词;形成与流传;考述

**中图分类号:**I207.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3)01-0063-05

在五四以后俗文学研究的热潮中,弹词作为民间讲唱得到多方垂青。李家瑞、赵景深、郑振铎、谭正璧、胡士莹、阿英等纷纷搜集、编目、论述。他们认为,弹词作为民间讲唱文学的一种,具有通俗曲艺特有的艺术风格与民众色彩。但这些大家均把研究目光投向苏州评弹,而对弹词的真正起源——扬泰弹词却几乎无人提及。

扬泰弹词又名扬州弦词,是用苏中江淮方言说唱的一种曲艺形式,主要流行于江苏扬州、泰州一带,所以,曲艺界又称之为“扬泰弹词”。

泰州本唐扬州海陵县,南唐置州,以扬州之兴化,楚州之盐城来属。据《文献通考》云:扬州领县三:江都、广陵、天长;泰州领县四:海陵、兴化、泰兴、如皋。明省海陵县入州,领如皋一县,属扬州府。清雍正三年以如皋分居通州,泰兴时亦随割。东台本古海陵地,前汉属临淮,后汉属广陵,三国、西晋皆无析置。以后一直归属泰州范围,直至乾隆三十三年,析泰州置东台县。晋义熙中分广陵为五县,如皋其一也,唐置如皋镇,南唐升镇为县属泰州,宋元因之,仍为泰州属。清雍正三年,并入通州。因此,明清时期的泰州,作为扬州属地,具有几乎完全一致的地域文化特征,而这也是流传于该地区的弹词被命名为“扬泰弹词”的直接原因。

### 一、扬泰弹词的形成时间与流传地域

“扬州弦词”的出处,最早见于清人李斗的《扬州画舫录》。但《扬州画舫录》是清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才成书的。那么,在乾隆之前,本地区的弹词是否存在呢?这方面可资直接利用的材料极少。唯一值得研究的材料就是,明末清初大说书家柳敬亭能与弹词有关系。

柳敬亭是明末泰州人,他所操方言属于扬泰地区方言系统,如果柳敬亭的说书是包括了弹词在内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弹词是形成于明代了。

钱谦益《左宁南画像歌为柳敬亭作》云:“千载沉埋国史传,院本弹词万人羨。”左良玉死后,钱谦益写此诗劝柳敬亭将左良玉事迹编成“弹词”,其在《为柳敬亭墓葬地疏》中把柳敬亭比为古代的优孟,同时又说“优孟登场扮演,自笑自说,如金元院本、今之弹词之美耳。”<sup>[1]</sup>同时代的人顾开雍《柳生歌》云:“听君席前徵羽声,犹见公孙浏漓舞剑器。”<sup>[2]</sup>顾开雍于清顺治七年(1650年)在淮阴听柳敬亭说过书,因作《柳生歌》赠之。诗中“徵羽声”,似指柳敬亭说书过程中有乐器伴奏。

朱一是《听柳生敬亭词话》则云:“何断忽续势缥缈,才歌转泣气萧条。”<sup>[3]</sup>朱一是,字近修,明末清初人。此诗系听柳敬亭说书之后作,诗中说

收稿日期:2012-08-29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09ZWC008);泰州市历史文化研究所立项资助课题(WYS090204)

作者简介:钱成(1977-),男,江苏泰州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明清文学和地方文化。

柳在说书中“才歌转泣”，意为刚刚歌唱很快又转为哭泣。那么，柳敬亭的表演中似有歌唱的成分。

宫伟镠《柳逢春列传》云：“柳逢春，字敬亭、……偶闻街市说弹词，遂以说闻。”<sup>[4]</sup>宫伟镠，字紫阳，明末泰州人，为柳敬亭同乡。文中说柳敬亭是因为在街市上听了“弹词”，才学会说书的。柳敬亭所听到的“弹词”，是流行于苏北地区的，可证明在明末扬州泰州一带已有弹词。

余怀《板桥杂记》记载：“柳敬亭……常往为南曲，与张燕筑、沈公宪俱。张、沈以歌曲，敬亭以弹词。”<sup>[5]</sup>余怀，字谈心，柳敬亭的友人。曾长期居住于泰州。这里明确说柳敬亭擅长“弹词”。

沈龙翔的《柳敬亭传》也云：“敬亭……偶闻市中说弹词，心好之，辄飞其说，遂以说闻。”<sup>[6]</sup>沈龙翔原名默，字兴之，泰州人。文中说柳敬亭是因为在街市上听了“弹词”，才爱上这一行的。柳敬亭最初大约受弹词影响很大，但本人更擅长于说。

康发祥的《全眉生廉讨暇访柳敬亭故里，余作诗备言之》云：“隐身说书福被玉，诙语怒骂杂歌哭。”<sup>[7]</sup>康发祥，字瑞伯，泰州人。诗中说柳敬亭的说书杂以“歌哭”。

王汝玉的《读余谈心〈板桥杂记〉，偶咏其事》云：“尽识弹词柳敬亭，十年浪迹等浮萍。”<sup>[5]</sup>王汝玉，道光时人。诗人称柳氏为“弹词柳敬亭”。

另外如孔尚任的《桃花扇》最后一出中，柳敬亭说：“既然《汉书》太长，有我新编的一首弹词，叫做《段陵秋》，唱来下酒罢。”<sup>[8]</sup>

综上所述，可得出下列结论：第一，柳敬亭最初表演的说书，吸收借鉴了他所听到弹词表演形式；第二，这种弹词主要起源并流行于苏中扬州泰州地区，理应是扬泰弹词；第三，柳敬亭的说书以“说”为主，但也含有“唱”的成分，不过这种成分较少。据此可认为，弹词约始于明末清初。早期采用一人说唱，自弹三弦伴奏，故又名弦词。据《扬州曲艺志》所载，扬泰地区弹词艺人自述，在清初，扬州评话艺人往往兼工弦词，直到清中期乾隆、嘉庆以后才逐渐分开。清代中叶盛行期间，发展为双档演出，称为“对白弦词”，增添了琵琶伴奏，特点是说多唱少，唱词只有叙述性的表唱。除了表演人数外，演唱时与滩簧的表演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

因此，扬泰地区弹词形成的历史，应当略早于柳敬亭生活的时代，明末以后主要在泰州、扬州地

区萌芽并逐步流行开来。由于泰州地区位于扬州府东南隅，在地缘上与明初以来全国戏曲中心苏州更为接近，仅有一江之隔。故而，在明中期昆曲从苏州向周边地区传播的过程中，泰州地区由于靠近昆曲的发源地苏州，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昆曲向北方传播的第一站。而随着清中前期扬州地区称为全国戏曲中心后，伴随着乱弹等新兴戏曲表演形式向苏州等地的反向流动，弹词、滩簧等曲艺形式也逐渐从扬州通过泰州地区，流行到苏南特别是苏州地区，并形成苏滩和苏州评弹等以苏州为流传中心的地区性曲艺形式。

## 二、扬泰弹词流传中泰州地域文化元素

扬泰地区弹词的传统书目，已记录的有《珍珠塔》《双金锭》《倭袍记》《玉蜻蜓》《落金扇》《白蛇传》等8部。

晚清以来，扬泰弹词的主要演员传承共有三家传授系统：张敬轩一系的张门弹词，孔宪书一系的孔门弹词，周庭栋一系的周门弹词。其中两大系统的鼻祖孔宪书、周庭栋均系泰州人，长期在泰州里下河地区演出，其传人也均是泰州人。

如上述8部主要弹词演出书目中，属泰州孔、周二派的就有《双剪发》《双珠凤》《玉蜻蜓》《双金锭》《白蛇传》。

据清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乾隆时即有顾汉章、房山年说唱弦词《玉蜻蜓》；其后有朱天锡及张氏弹词数代名家；孔门弹词孔庆元和周门弹词周少庭也说唱过《玉蜻蜓》，今已失传<sup>[9]</sup>。

如《双珠凤》为扬州弹词传统书目，取材于小说《绣像双珠凤全传》。全书分为以下二十六回：一、游春拾凤。二、改装卖身。三、夜闹倪宅。四、天官试才。五、韩府赏花。六、送花楼会。七、私订终身。八、必正归家。九、婢娘谋害。十、文美下狱。十一、狗郎替死。十二、私聘定金。十三、火烧堂楼。十四、试辨男女。十五、二女成亲。十六、凤姑落难。十七、赛花闹院。十八、陆氏乘凉。十九、杀夫移尸。二十、主仆相逢。二十一、水洒纱窗。二十二、赴考高中。二十三、揖师上本。二十四、道出真情。二十五、会南出京。二十六、洗冤团圆。可说二十六场，近五万字。

张氏弹词传人泰州人顾群、李来擅演此书。他们说唱此书时，除少数人物姓名与原著不同，还有部分情节亦与原著有异，主要有：一是改原著中霍定金受赐状元出巡审奉为李会南中试受封出巡

审案。二是增添了以文必正之妹许婚周文彬。三是改原著中文必正之母悲恸而死为去嵩山问卜,从而在结尾处增添了母子团圆。改变了原著“文必正独占五美”的结局。说唱《双珠凤》的还有同为泰州人的孔门弹词的孔宪书、孔庆元、董干元和周门弹词的周庭栋、周少庭等人。

《双剪发》则为扬州弹词传统书目。清光绪年间,扬州评话名家李国辉据印本弹词《新谱东调双剪发》改编,泰州弹词艺人孔宪书、孔庆元父子首演。主要故事与主要人物与印本相同,具体情节则变化很多。全书分为20回,是书不同于一般弹词,通篇以说为主,极少唱词;内容“小书”成分少而“大书”成分多,说才子佳人,姻缘情爱事,比较简略;说忠奸斗争、英雄豪杰事连绵不断。二十回以后,即以短打、刀马飞破机关埋伏等武打书为主,共有三大关目:其一,围绕王云《南昌冤狱》,从洞庭湖么阳山英雄劫贪官到混城劫法场,前后不下十回书。其二,从王云《少林学武》到《打擂夺魁》长达二十余回,其中穿插了“降妖得宝”,“金殿开弓”等情节。其三,最后二十回说《征番》事,全是刀马书,其中穿插了少林寺二圣僧和五百武僧帮助破九龙阵的情节。据今存泰州文广局的泰州弹词艺人孔令辉自述材料记载,扬州弹词第二代传人张丽夫也曾从李国辉学得《双剪发》,因其武事多,类似评话而弃演。而孔氏父子得此书,正好发挥其说表泼辣飞火爆的艺术特长,在里下河一带演出颇受听众欢迎。后来泰州周氏弹词第二代传人周少庭,以家传《白蛇传》与孔氏交换得《双剪发》,强化弹词色彩,在“小书”情节上发挥,能演出120场。孔庆元弟子董干元未得师传,从周少庭学得《双剪发》,能演出两个月六十场,生前留下一百多万字的口述记录稿,保存在扬州市文化局。

《白蛇传》则为扬州弹词传统书目,清光绪年间泰州弹词艺人周庭栋首演。故事与印本弹词《义妖传》近似,部分情节与印本弹词《雷峰塔白蛇传》相同,似采两书改编而成。亦有一些情节为印本所无,例如:茅山道士张玄在苏州降妖;与白娘娘斗法失利被吊打,后来到杭州找白娘娘报仇,被小青打落西湖淹死;小青因白娘娘迟迟不允其与许仙成婚,一气出走到昆山,迷上顾相府的公子等情节。

除上述弹词传统书目外,目前,仍流传在世的扬泰地区弹词中与泰州有关的弹词数目众多,但

传本极难获睹。如《还金镯》讲明代女子汪云凤得知被兄许配周福,趁夜离家,往扬州投舅父,途中船翻落水,为宰相李东阳妻所救,携至扬州府泰兴县(今属泰州管辖的县级市)。《孝女蔡蕙》讲清朝康熙年间,泰州贡生蔡孕琦被人拘陷入狱,长女蔡蕙闻康熙帝南巡经扬州,欲拦驾告状,为父伸冤。《百鸟图》讲扬州府泰兴县人潘文达往兴化县姑丈处借盘缠,姑丈、姑母均冷落之,只有婢女何瑞娘暗赠银两,文达最终中了状元,娶了瑞娘。

到嘉庆年间,在泰州还出现了首部《红楼梦》题材的曲艺作品《红楼梦滩簧》,书首题:“海陵赧生居士新编,东牧晓庄付梓”,另题“嘉庆己卯”(1819)字样<sup>[10]</sup>。海陵系泰州古称,作者为泰州人无疑。滩簧本为苏剧的一种表演形式,而传播到泰州后,则与本地的弹词结合,形成了用扬泰弹词演唱的特殊表演形式。《红楼梦滩簧》将清代首部红楼戏曲泰州人仲振奎的《红楼梦传奇》的第三人称改为有表有白的曲艺形式,并将传奇本曲牌名称全部删去,取其唱词之意,变文雅为通俗,变长短句为七字式,用弹词形式由一人说唱。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红楼戏曲不仅发源得早,而且在舞台演出上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据南开大学编撰出版的《红楼梦资料汇编》中,收录了从清到1956年止的红楼戏曲,包括了昆曲、京剧、弹词、粤剧、川剧等二十九个剧种、三百余出。《红楼梦滩簧》作为首部“红楼”曲艺作品,这一作品的出现,既是《红楼梦》传播史上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也把本地区的通俗曲艺文学推至顶峰。

镇江博物馆现藏有泰州兴化籍画家朱炎于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所绘“百瞎图”中的一幅。图中有十位盲人(八男二女),其中一婴,一犬。画面中心一盲人,席地打板演唱弹词,五盲人(三坐两立)在聆听,另外还有四人围坐谈话。画幅上题词:“妻儿得饱腹充然,席地莲花歌向天。犹胜施从东郭外,睚眦伺伺可人怜。”

泰兴地区则在乾隆年间出现了弹词《玉如意》。据《泰兴县志》载,清代泰兴严振先字鹏飞,号南池,幼孤家落,年十六补诸生,清乾隆六十年进士,改庶吉士,授吏部主事,历员外郎,卒于京。又说他“善事寡母,母知书,喜闻古事,辄为述诸传,娓之不倦。”《玉如意》序言称“……玉如意一卷,乃吾乡先太史严南池先生所著以娱亲也……。意在醒世,语在愤时,慨人情之冷暖,叹世态之炎凉……”<sup>[11]</sup>。此书以大量俚俗方言描写本地故

事、本地风光,书成后邑人争相传抄,广事说唱。此书在清咸丰年间出过刻印本,光绪年间出过石印本,民国年间上海广益书局印过铅印本。其手抄本现藏于泰兴市图书馆。

泰州地区现仍存有石印本弹词《新编绣像双鱼佩》。六十卷三十二回,二言目,署名泰州曹楚卿女士撰,民国三年(1914)上海石竹山房书局石印,六本,现藏于泰州图书馆<sup>[12]</sup>。书中故事略谓:明英宗时,云南贵州府世袭护国侯罗邦俊之子凤卿,与元帅陈俊林之女素莲订婚,以双鱼佩为聘。宰相郑锦子郑璧亦欲得素莲,诬告罗家通盗谋反,除凤卿逃脱外,邦俊全家下狱。陈俊林亦受害,带罪出征。郑璧谋得圣旨回贵州强娶素莲,素莲善舞,携婢男装出奔,往边关投父。凤卿与素连在外,都几经曲折。后凤卿化名考中武状元,挂帅西征,论功封王,雪罗、陈二家之冤,郑锦诸罪暴露,全家处斩,凤卿与素莲完姻团聚。据石印本《新编绣像双鱼佩》书首丹徒王春荣序所述,作者名湘浦,楚卿乃其字。其父曹云汉,是清泰县禀贡生;母赵氏博通经史。楚卿受父母之教,十三岁文章诗赋无不能为,于诸子百家略有见地。年十九卒,著有《医学新理》、《命理真铨》诸书,为《绣余吟草》刻印行世,余正待刊,因其夭亡而不果。《双鱼佩》乃其兄梓云晚年于残篋中检出付梓。

所以,根据上列资料,可见弹词创作流传过程中有大量泰州表演艺人、根据泰州地区素材穿凿或改变曲目等泰州元素的存在。同时,作为本地区主要曲艺表演形式,扬泰弹词也是研究泰州地区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材料,只不过这些材料迄今未引起人们注意。据上述所论,泰州地区当是清代扬州弹词的主要发源地和重要流传区域。

### 三、扬泰弹词形成与传播原因

清代评话、弹词等曲艺形式兴盛于扬州地区,与社会文化生活相关。南北朝以来,国家经济重心东移南移。大运河开通后,江淮地区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宋代以下,国家政治中心东移,京师依托运河,元明清各代莫不如此。在这个格局中,本来富庶的扬州成为运河长江交通枢纽、经济文化中心。商业发达,城市繁华,人员流动多,平民色彩浓,这些因素促成扬州通俗娱乐发达,久已为人向往。“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是世俗心声;“十里长街市井连,夜市千灯照碧云”,是诗家的写照。

清代扬州泰州地区,繁华远远超过以往,与朝廷三件大事,即盐务、漕运、河工三事密切相关。这一地区聚集大量盐商和其他商贩,聚集更多盐丁、水手、差役、三教九流游民与下层市民,平民气息特别浓郁,通俗文艺的发展更胜以往。而作为淮盐的实际主要出产地和运输的第一集散地,泰州地区的商业气息和市民文化丝毫不逊色于扬州,乃至从泰州发源的“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的闲适文化在推广至扬州后,成为扬州文化的代名词。

此外,正如已故苏州大学严迪昌先生在《清诗史》中所论,清初以来通泰扬地区文化宽容弘通,野逸自由。八大山人、费密、杜睿等很多狂放野逸文人以本地区为栖身之所;受文字狱迫害的避难文人更以扬州、泰州为家园。与扬州地区相比,泰州更适宜于他们长期寄寓,这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本地区通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同时,中国思想史上最深刻独特的两个思想派别,晚明的泰州学派和晚清的太古学派,都产生在扬泰地区。泰州学派“淮南格物”最富平民色彩。太古学派领袖仪征张积中、李光昕、泰州黄葆年、丹徒刘鹗等,讲求“教天下、养天下”,与儒商背景有关。章士钊、范文澜、周谷城等学者,都极为重视这两个学派与地域文化的联系。

而到了清代康乾时期,扬泰地区商业文化又极为繁荣,扬州出现了代表市民通俗文化发展高峰的“扬州八怪”等,八怪中代表人物郑板桥、李鱣均为泰州人,高凤翰等则长期工作生活在泰州。太平天国起义发生后,原驻扬州的盐务衙门和盐商全部迁至泰州,扬州富室大多举家搬到泰州。苏南苏锡常等地富室除迁往上海外,也有许多来泰,使得泰州成为当时苏中的交通和商贸中心。由于这些客观因素的存在,弹词等曲艺流速度与范围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如当时泰州东乡今属姜堰的溱潼和今属盐城东台的溱东等地,出现了三位姓杨的著名弹词艺人,被时人誉为“三杨开泰”。

还需注意的是,与《新编绣像双鱼佩》作者曹楚卿一样,清代泰州曾有十多位女性文人有很多曾创作过戏曲、弹词等通俗文学作品<sup>[13]</sup>。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对女弹词作家均有浓墨重彩的描述。谭正璧更是对女性弹词作品和作家给予了特殊的关注<sup>[14]</sup>。事实上,分析清代泰州地区女性弹词作家群体现象,我们即可知弹词流行于

明清闺阁女性中的原因。自明中期以来扬州、泰州地区思想文化界深刻的变革,为生在夹缝中的女性文学带来了一线生机,尤其是地处江北的泰州女性,生存于商业文化中心扬州的地缘层次内部,处于文化艺术与女性地位革新的中心地带,感受更加深切。特定的地域文化,唤醒了她们沉

睡的人格意识、独立意识和文化意识,她们开始积极参与与通俗文学创作,并在其中表达了对社会和自身处境的深入思考。弹词创作,作为传统女性除戏曲而外唯一的叙事文体,受到广大闺阁文人之青睐,这就成为清代扬州、泰州地区许多女性从事弹词创作的直接原因。

### 参考文献:

- [1] [清]钱谦益. 钱谦益诗选[M]. 裴世俊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5:101.
- [2] 周雪根. 清代吴江诗歌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2.
- [3] 金名. 扬州评话与苏州弹词[J]. 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4):123-126.
- [4] [清]夏荃辑. 海陵文征[M]. 道光刻光绪九年(1883)补刻本,泰州市图书馆藏.
- [5] 李金堂. 余怀与《板桥杂记》[J]. 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76-80.
- [6] 陆铨. 泰县著述考[M]. 稿本,南京图书馆藏. 出版项不详.
- [7] [清]邹熊辑. 海陵诗汇. 二十三卷,补遗一卷[M]. 清同治抄本,泰州市博物馆藏. 出版项不详.
- [8] [清]孔尚任. 桃花扇[M]. 王季思,苏寰中,杨德评校.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271.
- [9] [清]李斗. 扬州画舫录[M]. 周春东注.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122.
- [10] [清]赧生居士. 红楼梦滩簧[M]. 今抄清嘉庆己卯本,泰州图书馆藏. 出版项不详.
- [11] [清]泰兴严振先. 玉如意[M]. 清咸丰年刻印本,泰州图书馆藏. 出版项不详.
- [12] [清]曹楚卿. 新编绣像双鱼佩[M]. 民国三年上海石竹山房书局石印本,泰州图书馆藏. 出版项不详.
- [13] [清]王有庆. 道光泰州志[M]. 陈世镛等纂,泰州图书馆藏. 出版项不详.
- [14] 谭正璧. 中国女性文学史话[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374.

## Research on the Forming and Spreading to the Storytelling Accompanied by Stringed Instruments in Yangzhou and Taizhou in Qing Dynasty

QIAN Che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Taizhou Teachers College, Taizhou Jiangsu 2253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mmercial economic prosperity of Yangzhou and Taizhou in Qing Dynasty, the plebeian culture was flourishing. In order to meet the cultural life need of the common people, the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rt was developing faster than ever. The Chinese folk art forms such as the popular stories and the storytelling accompanied by stringed instruments were thriving and prosperous. Yangzhou - Taizhou storytelling accompanied by stringed instruments which was talking and singing in Suzhong dialect was the main folk art forms of the local area. But the key questions such as when and why did it come into being, how did it spread, what was the typical play, who was the representative personage and what was the regional element were not researched in academic circles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Keywords:** Yangzhou - Taizhou District; storytelling accompanied by stringed instruments; forming and spreading; research

(责任编辑:李开玲)